



廣弘明集

卷

二十三之二十五

五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唐釋道宣撰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爲佛

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

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

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寔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

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

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
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
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
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
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
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
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
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

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
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
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
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
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
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
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
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
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
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

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

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刃猶利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劔劔利卽是刀利而

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
生爲甲後生爲丙天入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
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
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
爲兩則飲齧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
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
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
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
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雁
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

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
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
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
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
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
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
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
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
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
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

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歛而生者歛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

骸始乎無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

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邴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生笑而應

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修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修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

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莖嘗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封少不埋虵長無令尹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重華文命答鮪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

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
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
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
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
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
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
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苦乃側近邦畿密近世
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
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害他爲念行已必用利我
爲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內則百兩外榮

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
自有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螫
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
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
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
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
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鷓
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
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
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

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洩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

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疎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是爭奪之事斯與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勸

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
爲所薦鼓鍾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
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
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
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
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翱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
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
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
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
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

仰心慮所爲彫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
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
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
身有痾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
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
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
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
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
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
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

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元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并序

陳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旣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辨自然假氏

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
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
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
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
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摧而陳
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
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
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謀今請
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
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

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
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
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見聲
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
朱重華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
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隨行業曾不
相關堯舜樹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瞽叟與惡乎前
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緣還相影發乃欲因凡
顯聖以智化愚若無瞽叟之兇豈知克諧之美自非
放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並爲世尊之

弟羅睺善星同是如來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
每興害逆羅睺則護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收以此
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
然至如鷹化爲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昔
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賦命之言何在呂
望屠牛之士終享太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丞相戴
淵四隣所患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稱令德闍
王無間之罪翻然改圖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
依自性之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修善不可片
時造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念生善是則榮枯寵

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倏革豈其然乎決不然
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憂感行善之者反致沈淪
以爲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遙
修德以邀名離德逾遠若必挺珪璋之性懷琬琰之
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乎富貴而英聲必孱雅慶
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別玉遂等沈泥
暫且龍潛無虧鳳德豈容區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
自可固窮無煩隕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禮仲
尼窮厄而傳名萬代顏稱早世特是命業不長冉致
斯疾當由病因未斷二子伏誅彌顯衛靈之惡三仁

受戮方見殷紂之愆首山之餓不免求名之責汨水之沈尚貽懷怨之咎且夫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聖智而能禳並起昔因非今造也若謂屠割爲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以爲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爲罪旣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鬲子泥黎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篡逆則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屍都市晉侯殺趙

朔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生報現報及後報也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爲得而前旨復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聞耶通敏先生曰子旣慙屢請余亦僂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非無則無滅無生無滅諸法安在非有非無萬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

相可得直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強生
分別所謂渴人逐燄水在何池眼病見華空曾無樹
但爲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
性執除自然見弭若達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復何所
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
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歿虛往實歸
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疑並散譬春日之銷冰
謹當共捨前迷同遵後業矣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分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所以法王
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沈迷歸茲勝地
自寶雲西映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授皇家統
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待驅衆生於不二所以刻
檀作績構石彫金遍於萬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有
事緇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龍宮金口所宣總
勒繕寫各有三部合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
平等施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南 云蓋聞九河疏迹策蘊靈丘四徹
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

廣弘明集卷之三十一
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
所師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尼園八捷之文香山
巨力豈云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爲云奉
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論議希
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玉匣陵陽餌藥止觀仙
字關尹望氣裁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
陀淺行同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灰分八
國文徙罽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
茲道力得無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臣民休
慶四方內附萬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慙
懃微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旣被付囑菩薩聲聞得
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
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燿相煽爰受
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
多同煨燼結髮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
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
道場義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
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

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
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則慧日法靈道場
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
有小大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
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
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前佛後佛諒
同金口卽教當教寧殊玉謬須彌山上衆聖共持金
剛海底天龍盡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寫之
者厥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撤淨財豈可稱
計所資甘雨用沃焦芽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

法非道弘人恕已深恩卽是自爲今陳此意乃似執
著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
識誠媿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最
勝無爲第一樂內典法奧自關衆僧何事區區橫相
負荷但慶憑宿植生長王宮謁陛趨庭勗存遠大出
受藩寄每用祇兢非唯禮樂政刑一遵成旨而舟航
運出彌奉弗墜無容棄稷鹵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
聲聞越用垂方旣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仁然五
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說修行涅槃最近徒守
經律不依佛戒口便說空心滯於有無上醫王隨病

逗藥開乳含酥爲方既異甜冷苦熱取療亦殊譬前
後教門別赴機性根莖枝葉受潤終齊總會津梁無
不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治國老意無
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
學毗曇而不成聖執黎耶卽能悟真師子嚴鎧反貽
毀於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諄於蜂房心同劔戟諍踰
水火經意論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施
甘露更成毒藥儻均味海則致醍醐聖御紺寶天飛
金輪雲動納萬善於仁壽總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
濟度羣生今所傳經遍于宇內衆聖潛力必運他方

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是弟子之伸順弘誓於無窮
平等坦然通遣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也

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

唐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求如來之秘
藏尋釋迦之遺旨總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
馬以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敕旨令於弘福道
場披尋翻譯今已翻出菩薩藏等經伏願垂恩以爲
經序唯希敕旨方布中夏并撰西域傳一部總一十
四卷謹令舍人李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
奉表以聞謹言

唐太宗集卷之三
答玄奘法師前表敕

唐太宗

省書具悉來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而蔭四生慧日將昏朗之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者非已所聞又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敕

重請三藏聖教序啓

釋玄奘

伏奉墨敕猥垂獎喻祇奉綸言精守震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法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以

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化所獲經論奉敕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日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懸然則鷲

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雞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謹奉表奏以聞謹言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荆楊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

三藏聖教序

唐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

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
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
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
民仰德而知尊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
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
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
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
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

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
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迴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
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
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
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
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
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

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
於西極注法雨於東陲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
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
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
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
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
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
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

大

謝敕賚經序啓

釋玄奘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
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徵義冊覩奧不測其神遐
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
輪御天籠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
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
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萬里怙
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
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以載乎白

馬來獻紫宸尋蒙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垂龍樹謬
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媿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
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
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濡百草一音演
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授
記無任忻荷之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答謝齋經序啓敕

唐太宗文皇帝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
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
得來書謬承褒讚循環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

勞致謝

述三藏聖教序

唐高宗皇帝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
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要
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
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
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
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應身經塵劫而

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
鹿苑排空寶蓋接祥雲而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
合彩伏惟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
黔黎歛衽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
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靡歸
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
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
同會於海萬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
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齧齒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匿迹幽
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
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
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
日奉敕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
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
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
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爲斯記

謝皇太子聖教序述啓

釋玄奘

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以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人理在無惑伏惟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英而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銘佩奉啓陳謝謹啓

答法師玄奘謝啓書

唐高宗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遠臻深以爲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唐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無涯躋駁而趨捷徑豈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孩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

悟嗟迷方之弗遠，睠砥途而太息。屬有慧淨法師博
通奧義，辯同炙輠。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
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樽自滿。上
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
日舊疑，渙焉冰釋。令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
棟，變羣生之耳目。詞鋒秀上，映鷲岳而相高。言泉激
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
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沙門重闡，籍
甚當世。想此玄宗，鬱爲稱首。歲唯闍茂，始創懷袖。月
躔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小
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唐李儼

大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迤
相傳授。方且顧蔑琳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
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
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敷典，渙洪波於
九流。循其轍者，不踰乎寰域。涉其源者，僅歸乎仁義。
孰若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總沙界而
詮道。釋春冰於一乘，冠塵劫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
是空非空。宵乎不測，廓焉無像。假名言以立體，包權

實而爲用窮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運無知之知
導羣迷於朽宅究其實相則般若爲之宗矣自真容
西謝像教東流香城徙築於綿區寶臺移構於中壤
鱗萃羽集者咸徇其法雲塞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
哉無得而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藏於
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於後魏宣武之世有
流支三藏於洛陽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
有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開皇有佛陀
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祇陀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
翻一本名誓多林雖分軫揚鑣同歸至極而筌詞析

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
金剛仙論十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較
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舊則工顯而義
周兼有秦世羅什晉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
法師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耽味茲典俱爲注釋
研考秘蹟咸騁異義時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
字玄暉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斯文以
解詁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掇
諸家而爲集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號爲
集註般若兼出義疏三卷玄義兩卷現行要用文理

廣弘明集卷之三十一
周悉庶使靈山積壤于天之峻彌高巨海納川浴日
之波逾廣披文者與窮其理講導者洞盡其性學侶
無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兼採金口妙義掩二曜以
長懸玉軸微言貫三才而靡絕豈止聲芬驚嶺字韞
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并偈

唐柳宣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願罔或尤譏沈晦未悟
圓覺所歸久淪愛海舟楫攸希異執乖競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理絕過違慢乖八正戲入百非同捨同辨
染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禪輝能仁普鑒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孰敢毀誹諤崇德唯唯浸衰惟願留聽
度有發揮望矜悃悃垂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旣暢至理
亦弘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沾昭蘇之惠自佛樹西
蔭覺影東臨漢魏寔爲濫觴符姚盛其風彩自是名
僧間出達士連鑣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
自騰顯弘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
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莫不辯空有於一
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

廣弘明集卷之三十一
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塗事絕言象然攝生歸
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
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
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
適道一意總持法幢祇植法鼓遐震旗鼓既正則敵
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
膠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
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
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
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

之歸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
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
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
瀉水皆望蕩滌掉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
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際
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
玄運用賢僧闡法實禪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
心但不敢以黃葉爲金山雉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
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
將二千正法既通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

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
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驚嶺身入彼鄉娑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
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域疑義悉皆
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
觀而爲常蘇妬路既得之於聲明耨多羅亦剖斷於
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
敏慮故三藏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
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識該博
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

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同
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情道
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鐘鳴法雲既敷雷震希
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與白衣不踐脫
知龍種抗說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塞能盡輒
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所以承
稟傳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
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柳博士書

并頌

釋明濬

於赫大聖種覺圓明無幽不察如響酬聲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良道可仰寔引迷生百川邪浪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正匪虧盈八邪馳銳四句爭名飾非鑑是
抑重爲輕照日冰散投珠水清顯允上德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未動遺榮昂昂令哲鬱鬱含情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聊伸悱悱用簡英英

還述曰頃於望表預屬歸敬之詞其文煥乎何偉麗
也詳其雅致誠哉豈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
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不窮至
於六十二見爭翳蒼而自處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
歸如來以本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通

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
識於三空殄彼邪山驅宵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
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焉昔道樹登庸被
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
餘光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騰蘭炳蕙
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
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頽綱者接跣維絕紐者肩隨
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
三藏法師蘊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瞻五乘
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徇道以身

心口自謀形影相弔振衣擎錫討本尋源出玉關而
遠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州
揚真殄謬遺筌闕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彌廣前烈
所明勝義妙絕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之外
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統無求也無求蠹其實拂二
邊之跡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泊其深重空何以
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爲
法在心爲法形言爲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
詮粹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覩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正
始末緝熙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

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
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
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
學之方隅舉立論之幟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
備諸奧冊非此所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
能器宇該通夙彰博物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
書觸類而長應諸數述振風飈於辯囿摘光華於翰
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
談一覺太玄應問便釋再尋言象立試卽成實晉代
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旣而翱翔羣略綽有餘

功而能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爾忽復屬
想因明不以師資率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求非誼
議於朝形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
爲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幾三疏向已
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
無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
而恒非言非不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爲非所
非是是恒非不爲是所是以茲貶失致惑病諸且據
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
二體又以宗依宗體留依去體以爲宗喻體喻依去

體留依而爲喻緣斯兩系忘起多疑迷極一成謬生
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
音之平去復以數論爲聲論舉生成爲滅成豈唯差
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採鄙俚訛韻以
擬梵本轉音雖廣援七種而只當一轉然非彼七所
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
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
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
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所引易繫辭云太極生
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云此與

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萬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垂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逐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舉二三冀詳大意深疵繁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譬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居忠履孝靈府

沈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六爻博攷圖典瞻觀雲物鄙衛宏之失度陋禪竈之未工神無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際爲大覺玄軀無爲是調御法體此乃信熏修容有分證稟自然終不可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天師妙道幸以再斯且寇氏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自濫於金鑰耳唯公逸宇寥廓學殫墳索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儒林拮據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禮二百

曲禮三千莫不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絕聞於野魚麗
之詠盈耳於朝唯名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
自夙成弘護之心實唯素蓄屬斯誼議同恥疚懷故
能投刺含膠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內外照實際幾豈
能激揚清濁濟俗匡真耳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千
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
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墻
仞罕窺辭峯難仰旣屬商羊鼓舞而霈澤必需詞雷
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

乎鄧林潢沔足以沈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懦垂
逼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
觀顧已庸疎彌增悚慙指述還答餘無所伸釋明濬
白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二

廣弘明集卷之二十三

唐釋道宣撰

僧行篇第五

紹蹤聖種人斯弘道
名震三寶實副一歸

序

序曰夫論僧者六和為體謂戒見利及三業也是以
道洽幽明德通賢聖開物成務則福被人天導解律
儀則化垂空有並由式敬六和揚明三寶內蕩四魔
之弊外傾八慢之幢遂使三千國內咸稟僧規六萬
遐年俱遵聲教非僧弘御孰振斯哉然則道涉窰隆
岨百六之陽九塵隨信毀壞利用之安危通人不滯

其開抑鄙夫有阻於時頌故使衆雜邪正布逼引之
康莊心包明昧顯登機之衢術是知滿願之侶乘小
道而攝生天熱之倫寄邪徒而化物擊揚覈於適道
弘喻在於權謀未俟威容唯存離著若斯言之倫則
通於理行者也或不達者妄起異端若見左行謬僻
濫罔彌甚莫思已之煩惑專憚彼之乖儀於卽雷同
荷冒坑殘夷滅下凡之例抱怨酷而消亡上聖之徒
悼凶勃之安忍自古君人之帝殷鑒興亡之經開吞
舟之宏網布容養之寬政闡仁風於寓內坐致太平
弘出處之成規饗茲大賚餘則察察糾舉皆烹鮮之
格言收羅咎失挹凝脂之密令及後禍作殃扇隄防
莫開掩泣向隅斯須糜潰爲天下之所笑也故集諸
政績布露賢明或抗詔而立讜言或興論以詳正議
或褒仰而崇高尚或銜哀而暢誄詞茲道可尋備于
後列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晉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
五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
旣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
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胄遐方而誕

廣雅釋義卷之三十三
秀協川嶽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
期德範彰於素器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
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
於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於神
境演妙化於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
遊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蹟清言析微加善屬文
辭識賞叅流固已諧契風勝領冠一時矣公之中年
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
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
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

栖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筌象之美足以窮興永年
於是晞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翹者不遠而
叩津焉于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
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
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超外
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亾之
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
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亾定於形初玄識妙照骸器
同於朽壤然而闕情期於欣感之境未泯乎離會之
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歧而悽懷哉苟

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暉
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
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
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竈無小大明融朗
幽夜乃曉滅有歸空除闇卽暎道洽無方仁被禽鳥
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一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
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
捐累之所引乘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柁靈淵其二遠遼
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冲疊疊其進和而有慨異而

不峻淳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

其三况

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

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

抗頽綱圍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

其四幽境湛默

人肆誼引閒邃易一華紛難泯公乃慨然中駕潛軫

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擯拭外緣潛精內敏靡筌不服

無微不盡

其五

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峯雲秀迴壑迂

餘庭蔭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爾其虛眇眇玄

風悒悒僧徒味道閒室寂焉神居心隨道親情與俗

疎

其六

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人晞風

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日日
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其七聖逝言絕賢表義垂翳
翳未運玄化將頽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
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
識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其八推著綢繆聚淹信宿
閒宴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
汎觴掇菊梨柚薦甘蒲筍爲藪賦詩詠言怡然偕足
眷懷茲遊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霑襟
瞻憤悲哭嗚呼哀哉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
觀千齡一日昧者或應橫爲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

室累劫之勤不速而疾庶邁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
運寔深喪質情在未冥悵爲自失寄懷毫素微風載
述嗚呼哀哉其十

鳩摩羅什法師誄

并序

後秦釋僧肇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
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
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
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微緒殆亂
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疑思大方馳懷高
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藹故乃奮迅神儀寓

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塹世之安寢則覺以大音
時將晝昏乃朗以慧日思結頽綱於道消緝落緒於
窮運故乘時以會錯枉以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
則畏壘歸仁于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
轍二想之玄旣明一乘之奧亦顯是以端坐嶺東響
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
師旅以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
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
授公以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
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
和之出博桑融治常道盡重玄之妙閒邪悟俗窮名
教之美言旣適時理有圓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唱
斯乃法鼓重震於閻浮梵輪再轉於天北矣自非位
超修成體精百練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以要言
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
乎蕩蕩乎無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
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
西傾靈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合晝昏迷駕
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
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廣弘明集卷之三十三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叢叢九流
是非競作悠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
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靜默抱此玄素應期乘運
翔翼天路旣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利形標奇相
襁褓俊遠髻鬣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
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以抗節忽棄榮俗
從容道門尊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
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如岳外跡彌高內朗彌足
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愔愔沖懷惟妙惟真靜以通玄
動以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旣立二教亦賓

誰謂道消玄化方新自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
逸響高騰廓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以崩
癡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寓俗其途無方統斯羣有
紐茲頽綱順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維摩迹參城坊
形雖圓應神沖帝鄉來教雖妙何足以臧偉哉大人
振隆圓德標此名相顯彼沖默通以衆妙約以玄則
方隆般若以應天北如何運邇幽里冥剋天路誰通
三途誰塞嗚呼哀哉至人無爲而無不爲擁網遐籠
長羅遠羈純恩下釣客旅上摛恂恂善誘肅肅風馳
道能易俗化能時移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旣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匠韜斤梵輪推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遵其餘波纂承虛玄用之無窮鑽之彌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今貿之以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

武丘法綱法師誄

并序

宋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綱法師卒嗚呼哀哉

夫峭立方矯旣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弊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雙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馱人流就閒於木石鬱寂丘壑求歡於物類人以爲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趨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閔夙判侃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因邂逅傾蓋著交同以翦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

齊譏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
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
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

曰

厥族氏殷寔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
宗無總總慈姑經營託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挺
雙奇比秀偶羅齊穎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
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仁義之外通非所惜
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來不濡足
去不絕翮頡頏外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爾能卽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宮徂國
在目在襟往化綿邈遺思沈吟亦既離逝天道明晰
爾出舊山予反遐裔庶乘和運同蔭共憩寒灰弗煙
落葉離綴睽願莫從子遂下世人之云亡風懷掩翳
嗚呼哀哉玄冬凄冽江滸蕭條寒風颺幕飛霰入艘
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憫卽盡寂寂哀號孤旅如薄
均化無裊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
惟採錄於中京念提攜於畚境情飄颻於雙巒思纏
綿於兩省何綢繆兮無極心所存兮膈臆閱嚴冬兮
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遄迴情期宵以長匿

荷來緣之匪亾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并序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
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合理云滅如惜者又深
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戚縣令幼而奇之攜
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夫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
年便登講座于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
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
矣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遵喜捨以接誘故物
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楊徂秦登廬躡霍羅

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究舉其奧所
聞日優所見踰蹟既而悟曰象者理之所假執象則
迷理教者化之所因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
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
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迷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
雲披羣疑冰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
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爲易矣物
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歛趾
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投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
命盡山麓悲興寰畿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育此明俊如草之蘭
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絢爰初志學服膺玄跡
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
弗尚辭儘有識欽承厭是鉤蹟中年稽教理洗未盡
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途窮無歸
迴轅改軫芟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
若出朝禽其明昭昭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
莊之魚鳥孰徵斯實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
道誠在斯羣聽咸播不獨抵峙詭毀多聞予謂無害
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誼默蔭去大弭此騰口

增栖成英夙逸篁藪遁思泉源無閔川阜庶乘閒託
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
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慕風蕭流清雲高林素
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顧孰在隱倫
各從沿泝怒是長乖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邈來風之
絕響送行雲之莫因緬三冬其已謝轉獻歲於此春
聽陽禽之悅豫矚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茲月信習
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覲側高座之虛聞歎因事以
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
理不湮滅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

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曇隆法師誄

并序

謝靈運

夫協理置論百家未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已不患其
躓而終莫相辯我若咸歎翻淪得拔竟知于誰冀行
跡立則善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歇然意非身
之所控期出命之所限者目所親覲見之若人矣慧
心朗識發於髫髻生自稟華家羸金帛加以巧乘騎
解絲竹沫絕景於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
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諒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邛矣
既而永夜獨悟中飲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終歸憂

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絕且三界迴沈諸天倏瞬况齊
景牛山趙武企陰催促節物逼迫霜露推此願言伊
何能久慨然有擯落榮華兼濟物我之志母氏矜其
心姊弟伸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既然闔門
離世妻子長絕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
終古恩愛於今此別矣旅舟南溯投景廬岳一登石
門香鑪峯六年不下嶺僧衆不堪其深法師不改其
節援物之念不以幽居自抗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
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羨豈望人期頗以山招法
師至正鄙人榮役前詩敘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

間反山成說款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挹迴澗茹芝木
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
愠之容令尹一進已之色實明悟幽微祛滌近滯蕩
吝澡垢日忘其疾庶自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
歸徵集何緣晚節雁豐遠見參尋至止阻闊音塵殆
絕值暑邁疾未旬卽化誠存亾命也此行頗實有由
承凶感痛寔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蓋欽志節
追深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聲知律拔茅覩彙物以靈異
人以智貴卽是神明觀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
吐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
雲披光發求名約身規操束已儻或愚世曾未近似
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歡慰程鄭趙李家畜金繒
才練藝技驤首揮霍繁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妍服侈
朝迫景曛夕忘星徙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歡流
厭來情舍苦樂環迴終卒代謝棄而更適生速名借
誰能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濟善惡參差卽心有限
在理莫規試覈衆肆庶獲所窺道家躡近羣流缺遠
假名恒誰徬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善傷物沈迷
羨彼驅遣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榮冀永息幽嶺

舍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子取其靜昏之視明
卽愚成絕智之秉情對理斯涅吝旣弗祛滯亦安拔
子之矜之爲爾苦節節苦在已利貞存彼以明闇逝
以慈累徙欲以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
梁鴻攜妻荷蓀見子雞黍接人行歌通已於世曰高
於道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
乘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彌厲景命已晏矜物辭山
終息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鳶鷺同施
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矯幸有遺餘聊給蟲鳥
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相率經始偕是登臨

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遠眺重疊近矚嶇欽事寡地閒
尋微探蹟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帙舒軸卷藏拔紙襞
問來答往俾日餘夕沮溺耦耕夷齊共薇跡同心歡
事異意違承疾懷灼聞凶懣悲孰云不痛零淚霑衣
嗚呼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終秋中冬踰桂投海
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并序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暉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
安公振玄風於關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
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於是衆僧雲集

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栖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
舍衛之風廬山之隈俯傳靈鷲之旨洋洋乎未曾聞
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
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
縱心功遂身亾有始斯終千載垂光嗚呼哀哉乃爲
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頽綱是寄體靜息動
懷真整僞事師以孝養徒以義仰弘如來宣揚法雨
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闕牖鑒不出戶粳糧雖御
獨爲萇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旣嚴旣靜愈高愈清

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器
豐豐其資鬣角味道辭親隨師供養三寶析微辨疑
盛化濟濟仁德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
戒德鞠躬令聲續振五濁暫隆弘道讚揚彌虛彌沖
十六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旣磨旣琢大宗戾止座衆龍集
聿來胥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公之勗之
載和載輯乃修什公宗望交泰乃延禪衆親承三昧
衆美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超於利害六合俱否
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寢晰衆麓摧柯連波中結

鴻化垂緒微風永滅嗚呼哀哉生盡沖素死增傷悽
單縶土槲示同斂骸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遺風
依依餘淒悲夫法師終然是栖室無停響途有廣蹊
嗚呼哀哉端木喪尼哀直六年仰慕洙泗俯憚弟筌
今子門徒實同斯艱晨掃虛房夕泣空山嗚呼法師
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靄巖峯川壑如泣山林改容
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遐心往形違始終銜恨
宿緣輕微安養有寄閻浮無希嗚呼哀哉

若耶山敬法師誄

并序

宋張暢

夫待物而遊致用生外道來自我懷抱以歡故晦寶

停璞導兼車以出魏鸞逸雲緒豈增軒以入衛是以
士之傲俗尚孤其道幽居之民無悶高獨吾每宣書
夙流照爛故已跂予感詠身心不足若乃沖獨之韻
少歲已高絕嶺之氣早志能遠初憩駕廬山年始勝
髮緬邈之志直已千里乃求剃形就道忘家人法時
沙門釋慧遠雖高其甚高以其尚幼未之許也遂乃
登絕澗首太陽臨虛投地之險以身易志法師乃奇
而納焉胄翔華胤業集素履勁露未嚴先風苦節同
學不勝其勞若人不改其操于時經藏始東肄業華
右遂扣途萬里屢遊函洛定慧相曉致用日微羅什

既亾遠公沈世乃還迹塞門屏居窮岫其不出意若
耶之山者於茲二十餘年矣余叔謝病歸身唯風停
想法師乘感來遊積席談晏清謝竟言不別而別故
已默語交達而動靜虛員矣徵士戴顓秀調宣簡神
居共逸風理交融乃倚岫成軒停林啓館卽此人外
因心會友西河方浪東山已墮風雲既盡草木餘哀
心之憂矣淚合無開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在尚上王歌鳳伊洛逸路翔雲高軒鳴鶴靈源世流
幽人代作歸來之子跨古逢運結轍承風遵途襲問
緯玉則溫經金斯振歲學兩幼年盈數始令德既軒

其秀唯起鋒穎萬代風標千里情愛相輕家國如草
達矣哲人獨肆玄寶總駕七覺飛鞍八道三江多靜
湛勝廬山地去萬物軌迹停玄遼遼清慧結宇承煙
前驅羣有首路人天吾生製融集彼清風業流善會
情竦妙同白日春上素月秋中方寸無底六合可窮
卓彼羅什三界特秀真俗冠冕神道領袖若人對響
承車卽轍沙漠織寒長風負雪投袂冰霜攬裾暮節
誰斯問津悠焉在哲莊衿老帶孔思周懷百時如一
京載獨開匈地既滿願惟糟魄移此無生悽居樹席
妙入環中道出形上所謂伊人玄途獨亮智虛于情

照實其相生住無住異壞相尋羅什就古慧遠去今
匠石何運伯牙罷音殷憂逃遁昔還爾心東巖解迹
削景若耶早帳風首春席雲阿流庭結草復渚含波
月軒東秀日落西華情步不辭寢興高絕白雲臨操
清風練節經綸五道提衡六趣四諦歸想三乘總路
生滅在法諸行難常哲人薪盡舊火移光白日投晦
中春起霜嗚呼哀哉昔余丸髮早謨清襟送志非歲
迎韻者心家貧親老耕而弗飽就檄追歡身素孤天
既隔于形徒通以道自我徙病高榭東山明月途靜
白雲路閒承松吐嘯風上舒言咨予載疾夙居涼峻

佇館伊人流心酌韻如何高期隔成幽顯五絃喪弄
三觴誰餞嗚呼哀哉山泉同罷松竹哀涼秋朝霜露
寒夜嚴長嗚呼哀哉孤猿將思旅鴈聲時廣開性品
無情者誰連臺成草比館唯悲存亾既代物色長衰
嗚呼哀哉蒼生失御萬物無歸陰爽就夜重陽頓暉
嗚呼哀哉伊四望之茫茫愴予心之悄悄雖淚至之
有端固憂來其無兆隱長思以歡悲諒從橫於言表
嗚呼哀哉

新安寺釋玄運法師誄

并序

南齊釋慧琳

維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甲午沙門玄運右臥不興神

去危城嗚呼哀哉法師本譙邦右族寓于燉煌幼稟
端明仁和之性長樹弘懿沖閒之德真粹天挺夙鑒
道勝乃遺擯俗纏超出塵礙濯景玄津栖習法道率
由儀律之絕精學體微之妙潛仁晦名之行散畜忘
相之施無得而稱者日夜而茂焉敷說架乎當時理
思冠乎中世鑽仰之徒自遠而來虛至實歸遍于轍
跡帝后儲貳之尊藩英鼎宰之重莫不揖道宗師瞻
猷結敬而宏量邃奧不以貴賤舛其顧眄夷整淵深
不以寒暑品其懷抱所以總綜像未崇振頽流者法
師其人矣啓訓之緣有限負手之歌會終風火告徵
言迺作誄曰

愈恬明於危識靈聖滅現屢恭悅於告漸春秋六十
九嗚呼哀哉外稟哽識內諮慟魂慕題往迹行寔浮
世滯悠曠苦海遐長欲善修掩愛網宏張法燈不曜
慧日霾光朽宅燔什炎火浮揚二儀構毀筭其有歲
三轉廓遼空劫誰計從冥詎曉淪川莫濟接踵既疎
寔資命世日誕明哲降靈自緣涵徽蘊器有表孩年
神機幼徹凝鑒早宣猶玉初瑩若珠啓泉疵厭塵濁
超悟玄微訣捨愚縛澄翦情違齟年植節卅歲從師
承規檢敬肅範儀威秉躬淳潔淑慎心行學辨秘源

問窮理夙前隱用昭往疑斯鏡匠佚功倍思高業盛
爰洎中歲綽奧宏廣輪演法空雲滌日朗乘衢若夷
擁開似敞悠悠品類式是宗仰右河振聞左江標秀
聲因德宣稱緣道富提獎詢求悅懌研授仁厚猶地
志高如岫輟餐赴嘽捨纘矜寒蓄無停日財以施殫
寧賤傲色匪貴愉顏湛茲懿慶均彼藉蘭教之所洽
晦識斯明智之所誘務以心成接昏茂貨撫迷諒情
憑微請要莫不成亨險路恒遠開引有極生滅相揮
念念匪息徂年寡留西光遽逼雲變豈停將運淨域
嗚呼哀哉體深病苦慮達四疾鍼石醫巫分劑貶失

端情法旅正想慈律不捨界勤誓拯羣物嗚呼哀哉
合旣終離假會應謝同悲素林寂然中夜談人勗善
瞻天儼駕卽彼紺宮去此塵舍嗚呼哀哉

絕微言於永沒毀舟航於遐溘挨崇臺之嚴華蕪峻
堂之雕麗捨形有其若遺遷情靈其何界資訓仰兮
眷徒空血淚兮感逝嗚呼哀哉

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碑

并序

唐裴子野

法師諱智稱河東聞喜人也俗姓裴氏挹汾澮之清
源稟河山之秀質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閻浮直

哉惟清爰初夙備溫良恭儉體以得之然而天韻真
確含章隱曜沈漸人羣莫能測其遠邇蓋由徑寸之
華韜光濬壑盈尺之寶未剖聯城鑒觀者罔識其巨
麗逖聽者弗得其鴻名羈束戎旅俛起阡陌年登三
十始覽衆經退而歎曰百年倏忽功名爲重名不常
居功難與畢且吉凶悔吝孔書已驗變化起伏歷聖
未稱安知崢嶸之外寥廓之表籠括幽顯大援無邊
者哉彼有師焉吾知歸矣遂乃長揖五忍斂衽四依
挫銳解紛於是乎盡宋大明中益部有印禪師者苦
節洞觀鬱爲帝師上人聞風自託一函盡禮印公言

歸庸蜀乃攜手同舟以宋太始元年出家於王壘誠
感人天信貫金石直心般若高步道場旣而敬業承
師就賢辨志遨遊九部馳騁三乘摩羅之所宣譯龍
王之所韜秘雖且受持諷誦然未取以爲宗常謂攝
心者迹迹密則心檢弘道者行行察則道存安上治
人莫先乎禮閑邪遷善莫尚乎律可以驅車火宅翻
飛苦海瞻三途而勿踐歷萬劫而不衰者其毗尼之
謂歟乃簡棄枝葉積思根本頓轡洗心以爲已任於
是曳錫踴步千里遊學擁經持鉢百舍不休西望荆
山南過澧浦周流華夏博採奇聞土木形骸琬琰心

識靡高不仰無堅不攻寢之所安席不及煖思之所
至食不遑餐入道三年從師四講教逸功倍而業盛
經明每稱道不墜地人各有美宣尼之學何詎常師
于時具隱二上人先輩高流鳳鳴西楚多寶穎律師
洽聞溫故翰起東都法師之在江陵也稟具隱爲周
旋爰及還京洛以穎公爲益友皆權衡殿最言刈菁
華捨稊稗而膳稻梁會鹽梅而成鼎飪其理練其旨
深膚受末學莫能踵武以泰始六年初講十誦於震
澤闡揚事相咫尺神道高談出雲漢精義入無間八
萬威儀怡然理暢五部章句渙爾同波由是後進知

宗先達改觀暉光今問於斯籍甚法師應不擇方行
有餘力清言終日而事在其中立栖雲於具區營延
祚於建業令不待嚴房櫳肅靜役不加迅棟宇駢羅
自方等來儀變梵爲漢鴻才鉅學連軸比肩法華維
摩之宗往往間出涅槃成實之唱處處聚徒而律藏
憲章於時最寡振裘持領允屬當仁若夫淵源浩汗
故老之所迴惑峻阻隱複前修之所解駕皆剖析毫
釐粉散膠結鉤深致遠獨悟曾懷故能使反戶之南
彎弓之北尋聲赴響萬里而至門人歲益經緯日新
坐高堂而延四衆轉法輪而朝同業者二十有餘載

君子謂此道於是乎中興絕慶弔屏流俗朱門華屋
靡所經過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八解嘗請
法師講於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
而答曰我則未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
置髦士如林王譽既馳客容多猛發題命篇疑難鋒
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囿辨者土崩負强者折
角莫不遷延徙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爲盛集法
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庭曾無忤色虛
已博約咸竭厥才依止疎附訓之如一少壯居家孝
于惟友脫屣四攝愛著兩忘親黨書介封而不發內

恕哀感抑而不臨常曰道俗異故優陀親承音旨寧
習其言而忽其教煩惱煦濡蕭然頓遣法師之於十
誦也始自吳興迄于建業四十有餘講撰義記八篇
約言示制學者傳述以爲妙絕古今春秋七十有二
齊永元三年遷神于建康縣之安樂寺僧尼殷赴若
喪昆姊諒不言之信不召之感者云若夫居敬行簡
喜慍不形於色知人善誘甄藻罔遺於時臨財廉取
予義明允方大處變不渝汪汪焉堂堂焉渤碣河華
不能克其量蓋淨行之儀表息心之軌則歟弟子道
進等感梁木之既摧慟德音之永闕俾陳信而有徵

庶流芳而無愧

廬山香鑪峯寺景法師行狀

齊虞羲

法師諱僧景本姓歐陽衡陽湘鄉人也資無始之良因得今生之遠悟黃中通理幼而自然好誦經善持操行止有方身口無擇十歲而孤事母盡孝母爲請室良家非其好也辭不獲命弱冠以世役見羈于時駭馬生郊羽檄日至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且十年矣雖外當艱棘而內結慈悲故未離人羣已具息心之行後行經彭蠡見廬嶽而悅之於是有終焉之志復反湘川稍棄身非所味道忘食日一菜蔬後得出壘

門便離妻室忽夢廬山之神稽首致敬曰廬山維嶽峻極于天是曰三宮壁立萬仞欲屈真人居之真人若不見從則此山永廢矣又夢受請而行至香鑪峯石門頂見銀閣金樓丹泉碧樹崢嶸刻削希世而有於是雞鳴戒旦便飄爾晨征于時江陵僧徒多有行業或告法師曰荊州法事大盛乃因此東柁自夏首西浮遇僧淨道人深解禪定乃曰真吾師也遂落髮從之住竹林禪房始斷粒食默然思道或明發不寐刺史聞風而悅欲相招延或曰此公乃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於是累詣草廬遂服膺請戒江漢人士亦迴

向如雲先是神山廟靈驗如響侵迕見災且以十數
法師考室其旁神遂見形爲禮使兩神童朝夕立侍
有女巫見而問之法師不答廬山神復來固請以永
明十年七月振錫登峯行履所見宛如夢中乃卽石
爲基倚巖結構匡坐端念虎豹爲羣先德曇隆慧遠
之徒亦卜居于此旣人跡罕至遂不堪其憂且山氣
氤氳令人頭痛身熱曾未幾時莫不來下唯法師獨
往一去不歸旣却禾黍之資不避霜露之氣時捫蘿
越險行動若飛或有羣魔不喜法師來者能使雷風
爲變以試法師旣見神用確然羣魔乃止久之復隨

險幽尋造石梁石室靈山秘地百神之所遨遊也法
師說戒行香神皆頭面禮足昔神人吳猛得入此遊
觀自茲厥後唯法師復至焉羲皇已來二人而已矣
初法師入山二年禪味始具每歛心入寂偏見彌勒
如來常云宿植之緣也建武四年春忽語弟子曰吾
壽當九十但餘年無益於世而四大有累於人思拯
助衆生不得久留此矣七月二十一日標極嶺西頭
爲安屍之處人莫之知也後七日而疾疾後七日而
終春秋五十八臨終合掌曰願卽生三途救一切衆
生苦又曰吾以身施烏鳥慎勿埋之初法師喚下寺

數人安居講授或謂法師曰今欲出山尋醫又勸進
飲食法師曰吾累在此身及吾無身吾有何累勿多
言也遷化旬有六日容貌如生兩指屈握伸之隨復
如故宿德比丘皆曰夫得道人多以七爲數法師自
疾至歿不其然歟兩指不伸亦良有以也初鑪峯孤
絕羽翼所不至自法師經始常有雙鳥來巢及法師
卽化鳥亦永逝矣唯法師宿藉幽源久素淨業故慈
悲喜捨習與性成微妙玄通因心則有入山林而不
出絕榮觀而超然若乃八珍強骨之資九轉延華之
術皆如脫屣矣唯直心定志在無價寶舟愛護化城
期爲彼岸鑽仰不測故未得而名焉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
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
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爲宣王侯伯平王東
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爲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爲太
原太守徙居北地烏氏遂爲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
阜世名德交暉蟬冕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爲尚書
令少習韓詩爲世通儒魏時梁爽爲司徒左長史秘
書監博極羣書善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爲涼雍二

州刺史卽尼之廼祖也聞孫攜晉范陽王虓驃騎參
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蕩析淪於僞趙爲秘書監征
南長史後得還晉爲散騎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
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
卽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於曠劫體妙解於當
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弱齡便神情峻徹
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至年十歲慈念
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道長齋蔬食
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許於是心
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四叔超

獨爲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叡幼而
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涅槃
經不聽食肉於是卽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
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
舍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
誦爲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
充功德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爲障遂推流
歲月至年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
事師虔孝先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
夙夜匪懈僧使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關涉

有開士馬先生者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夫也又親於佛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倏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杓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鼾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卽記悉多漏忘不得具載

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卽夢見鷓鴣鵲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旣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穎律師開律卽發講日清淨翬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深以爲欣旣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自念言將不犯獨卽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嗚呼鴻微未遠靈緒稍墮自非引咎責

躬豈能導物卽自懺悔行摩那埽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穎律師受戒卽受戒日淨鬻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語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祇承律藏之興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旣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更無覲侍於

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飢躬執泥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閒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菓食之上必有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想卽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

一云毗吐羅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卽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數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旣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爲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

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卽聞器椀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卽更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卽能起行禮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爲何所捧答云見寶塔從地出意欲接之旃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悒

恒多東向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卽自說云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翅頭末城云有人持旛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旛華伎樂非世間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爲此兆故卽更作一臺也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後病卽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或聞異香病便卽愈疾瘥之爲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

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卽自圍繞誦唵唵聲徹外眠覺所患卽除又白日臥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傷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卽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法師小品檀越勿見遺棄上卽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此也雖爲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

轉惡與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
爲治無益漸就綿悞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
悶勢如小退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旛
竿猶車在地旛之爲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旛也至
二十日便絕不復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
僧設會意似分別至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
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泯然而臥作兩炊久方復動
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
中自有一琉璃清淨鬘可高三尺許以上彌勒卽放
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見飲食自然飽滿故

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臭是以不肯食於
彼天上得波利旛將還意欲與令法師有人問何意
將旛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師是人中果
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旣而欲見令法師閒居
上爲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餉山中
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坐禪
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緣
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
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
來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行之

復云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三

